

我的痛苦，為何長久不止？我的傷痕，為何無法醫治，不能痊癒？難道祢待我如詭譎的河，像不可靠的水嗎？

神如此說，你若歸來，我就將你帶回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我必使你成為堅固的銅牆；反對者必攻擊你，卻不能勝你；因我與你同在。我必拯救你脫離惡人之手，救贖你脫離暴徒之手。

——《耶利米書》15：18-15：21

序章

「是的，我不後悔。」

天使以堅定的語氣訴說自己的決心。

無法理解對方的決定，審判長嚴厲的臉龐也不禁流露出困惑，甚至夾雜了些許憤怒。

「你不是說你愛他嗎？為什麼你還能做出這種決定？」

「正因為我愛他，我只能這麼做。」天使俊美的臉龐依舊淡然，但暗自握緊的拳，顯示他的心正遭受痛苦折磨。

「我清楚自己，只要能擁有他，我可以放棄一切。但他和我不一樣，我不值得他也如此付出，我的存在……只會拖累他。」

「你要想清楚，你這項決定會令他傷心欲絕。」

「我知道……所以，我懇求您……讓他忘了我。」

「你說……忘了你？」

「是的，請您讓他忘了我的存在，忘了曾經與我相愛。」雖然天使力持鎮定，但所說的一字一句，依然令他心如刀絞。「我不希望他獨自面對逝去的戀情，苦等不會回到他身邊的人……要是他必須承受這種痛楚，我寧願他就此忘了我。」

「你……」審判長似乎還想說些什麼，但話到了嘴邊，只剩下深刻的嘆息。「你總有一天會後悔的。」

「後悔嗎……或許吧！」天使最後露出的笑容，只剩下苦澀。

「如果您對我還存有一絲憐憫之心的話，也請讓我忘了他。」

第一章

在隆隆禮砲聲中，沙邁因王國正在歡慶一年一度的國慶日。

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雖然佔地不廣，卻擁有得天獨厚的富饒土地，並在國王西瑟羅·多倫斯的領導下，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泱泱大國。

此刻，王宮外的廣場前人山人海，為了一睹三大軍團在閱兵典禮上的風采而聚集在此。

沙邁因王國的三大軍團中，以素有「白銀之刃」之稱的第一軍團尤為出名，他們不僅驍勇善戰，多次為沙邁因平定外敵內亂，歷任將領也都深受國王信賴與器重。因此，當身穿黑色硬領軍服的第一軍團現任領導者，騎著白色駿馬率領這支遠近馳名的軍隊踏上廣場時，歡呼聲一時間不絕於耳。

寬闊的胸膛、厚實的肩膀，這彷彿足以撐起天地的挺拔身軀，在合身軍服的襯托下更顯英氣逼人。他胸前的銀色飛鷹徽章及身上披掛的紅色肩章，突顯他與生俱

來的傲氣，如此英姿颯爽的模样令在場群眾為之屏息，尤其女性們更是瘋狂。但年輕將領對周遭的喧嘩恍若未聞，俊美剛毅的側臉依然如往常般冷峻，抽出腰際的軍刀向王室致敬。

閃爍銳利銀光的刀鋒直指天際，追隨在他身後的士兵們無論同樣騎乘駿馬、或是駕駛戰車、甚至步行者，皆隨之高舉手上的武器，宛如咆哮般呼喊口號。整齊劃一的動作、氣勢磅礴的呼喝聲撼動全場，展現出沙場戰士們的威武雄壯，群眾也報以如雷掌聲。

「第一軍團指揮官——席風·索迪爾少將。」即使身處喧鬧的廣場，年輕將領冷酷卻清晰的聲音彷彿擁有穿透一切的魔力，令聽者顫慄，金棕色瞳孔迸射出足以震懾全場的凌厲光芒。

但此刻唯一令他直視的人，只有位於看台正中央、他發誓終生效忠的國王。他挺直背脊，宣誓般將軍刀垂立在眼前，朗聲道：「獻上吾等之忠誠，願沙邁因王國永享盛世。」

在國王率領眾人高喊「天佑沙邁因」的歡呼聲及掌聲中，純白的和平鴿振翅飛向天際，繽紛彩帶和氣球隨之佈滿湛藍天空，宣告閱兵典禮結束，盛大的慶祝活動即將展開。

「席風少將今年還是一樣大出鋒頭呢！」佇立在國王身邊的總理大臣低聲說，聽似讚嘆的口氣中隱藏些許諷刺。「說不定連第一王子的風采都被他搶去了。」

「如果奧立菲爾真的介意，就得拿出他的氣魄勝過席風才行。」

西瑟羅的笑容不變，他遵守已逝父親的教誨，治理國家不能只選任親人，必須讓真正具有實力的將領有所發揮，這是使得國家強盛的鐵則。

他深知擔任第二軍團指揮官的長子奧立菲爾是可造之材，也是未來的王位繼承人，但就目前領兵征戰的實力看來，他還差了席風一截。

「好了，請席風過來吧！」西瑟羅一揮手，一旁的侍衛立刻領命退下，前往第一軍團的待命處。

這支軍隊雖然才剛完成近似表演性質的閱兵典禮，但無論是典禮進行中還是結束後，仍保持警戒狀態，毫不鬆懈。一見國王派遣的侍衛到來，士兵們立即全體肅立，等待對方傳達訊息。

「席風少將，國王請您至聖殿花苑一敘。」

聞言，席風行了個禮代表知悉，轉頭向副指揮官交代幾句後，就隨著侍衛離去。這項邀請已成慣例，自從他成為第一軍團的領導者，每年國慶日的閱兵典禮結束，他就會前往聖殿花苑接受款待，這也是他與國王難得能敘舊的時間。

在王宮內最美麗也最幽靜的花園入口，他敬重的國王與隨行者們已在此等待他。他恭敬的欠身表達令國王久候的歉意，卻被對方阻止。

「別這麼見外，席風。」西瑟羅溫和地道，轉而向其他隨行者們揮揮手，「你們下去吧！」

「是。」隨從們應聲退下，已習慣不去打擾兩人敘舊的時光。

就連一向亦步亦趨追隨在西瑟羅身邊的總理大臣——卡隆·費斯希爾，這時也不

得不讓出位置。

與席風擦身而過時，卡隆以酸溜溜的語氣在他耳畔低語。「席風少將，請你提起十二萬分精神保護陛下，你可知道他每年為了與你一敘，冒了多大的風險？」

「卡隆伯爵，難道您不信任負責守衛王宮的近衛軍？」席風的語氣依舊冷漠，凌厲的目光令對方為之一震。「不過您可以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絕對比您隨侍在陛下身邊安全。」

「你、你……好大的膽子！你的意思是整支近衛軍都不如你一個人嗎！」

「好了，卡隆。」西瑟羅難得斂起笑容，制止兩人擴大爭吵。「我知道你是關心我的安全，但我想無論是近衛軍或席風，都會善盡他們的責任，你不用擔心。席風，也請你注意對待卡隆伯爵的態度。」

兩人同聲答是。卡隆仍寒著一張臉，但還是行禮告退。

眼看他的背影遠去，西瑟羅心情複雜的搖搖頭，走進席風替他敞開的花苑大門。

兩人漫步在爬滿薔薇藤蔓的白色拱門間，清幽的花香也隨風撲鼻而來。

席風默默品味這久違的清新氣味。同時也注意到兩側的天使雕像似乎是最近才設置的，雕工細緻、形象聖潔，栩栩如生得宛如天使親臨。

儘管如此，這些雕像對席風而言卻不具任何意義。

他知道自己在此篤信天主教的沙邁因王國中是個異類。

沙邁因上至王室成員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全都擁有堅貞不移的信仰。他們全心全意信奉上帝，相信神和天使們會看顧他們、守護他們，只要他們願意行善，當生命終結之日，就可以進入永恆的樂園，不再為病痛苦難、生死別離所苦。

可他，正是這個國家裡少數沒有信仰的人。

席風當然不會在他人面前反駁他們的信仰，卻也不認為上帝和天使會真如《聖經》所說幫助人們。或者說，他並不相信上帝和天使的存在。

「席風……」西瑟羅的輕聲呼喚，拉回他的注意力。

「你和卡隆，一個是我的愛將，一個是長年追隨我的老臣，我不希望你們之間有嫌隙。」

席風沉默不語，他知道自己和國王寵臣不和的傳聞已甚囂塵上。

事實上，之前他確實曾因指責卡隆勾結特定軍火商而得罪對方。卡隆也多次在群臣面前詆毀他，批評他冥頑不靈，是個只知道打仗的粗人。

他不想為了敷衍國王而承諾自己會與卡隆和睦相處，因為他打從心底鄙視這位恃寵而驕的伯爵。

「我不勉強你們交好，但至少試著減少衝突吧！」這麼說的國王，看起來比上次見面時蒼老許多。「你這孩子很有領導才能，做事情迅速確實、有話直說也算是你的優點，不過你要知道，個性過於耿直、不知變通的話，也很容易得罪人。」席風早已耳聞西瑟羅近年飽受病痛的折磨，卻仍撥空見他，為他的事情擔憂。這份慈愛感動著他，因此回應的語氣也緩和許多。「我會謹記您的教誨。」

「不說這些嚴肅的話題了，我邀請你來，原本是想好好讚賞你一番！」西瑟羅領著他走向花苑深處，擁有百年歷史的古樹正是他們的目的地。「第一軍團不辱白

銀之刃的名號，表現一年比一年精彩，你把他們訓練得很好。」

「您過獎了，是弟兄們本身就很優秀，也很上進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你們表現優異是不爭的事實，你真該親眼看看那些年輕女孩猛對你們尖叫的模樣，雖然在我這老人看來有點誇張，不過也滿可愛的……」

席風對此不置可否，習慣了與同性相處的軍旅生涯，有時女性較為尖銳的嗓音會讓他感到厭煩，遑論覺得可愛了。

見狀，西瑟羅嘴角勾起意味深長的弧線。「其實我的意思是……你明年就滿三十了，也是時候定下來了吧！娶個美麗的妻子，生下孩子，組織美滿家庭是許多軍人的夢想。」

「或許對其他人來說是這樣沒錯，但這不是我的夢想。」席風語氣淡然。「我只知道，嫁給我的女人是不會幸福的。」

去年他曾在國王的引見下，和某位大臣的女兒訂婚，他的未婚妻也曾積極的想與他拉近距離，可最後仍嫌他態度冷淡，主動解除婚約。

雖然對未婚妻感到抱歉，但這樁婚事對他而言本來就是可有可無，起初他也是自覺到了成家立業的年紀，加上對她第一印象並不差才同意婚約。

只不過從應付未婚妻到解除婚約這段歷程過於麻煩，他可不打算嘗試第二次。

看他興致缺缺，西瑟羅嘆了口氣。「你啊……別忘了，你這一生不可能只活在軍隊裡，你最後還是該尋找一個伴侶，成為你的心靈寄託，彼此扶持的走下去。」

「這個道理我明白。」

「要是明白就積極點吧！愛情可不會平白無故從天而降。難道你也相信命定之人的說法，在等待真命天女出現嗎？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，我並不相信命運之說。」席風露出苦笑。

其實至今他從未對任何人產生過心動的感覺，發覺自己有這種感情上的缺陷，是在小自己五歲的副指揮官告訴他結婚喜訊之後。

當那個比自己還要壯碩的男人，以靦腆表情告訴他想和青梅竹馬共度一生時，他才領悟到，並非每個人都是在責任或義務的驅策下走入婚姻。

原來只有自己，在情感上也是個異類。

原來自己，根本就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。

談話間，席風和西瑟羅走出長廊，前方的古樹下已設置了休憩用的桌椅，桌上也擺好茶點和飲品，等待他們的到來。

席風正準備請國王入座，卻感覺頭頂上方浮現不尋常的影子。

「哇啊——」

他還來不及戒備，突如其來的慘叫聲響起，他和西瑟羅同時仰頭望向上空，只見濃密樹蔭中，一道純白身影正從樹梢墜落，宛如折翼的白鳥般急速跌向地面。

出於習慣，席風迅速護住身旁的國王，同時抽出軍刀抵住倒地不起的白鳥。

但定眼一看，那並不是鳥，而是一個有著蓬鬆金髮的年輕男性，對方不僅穿了一身白衣，還揸了副幾可亂真的假翅膀。

這副模樣，簡直像是在扮演……天使。

「你是誰？！竟敢擅闖王宮！」

「席風，沒關係，他也是我的客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席風挑眉，直到西瑟羅再次強調「是我邀請他來的」，才收回軍刀，可仍保持警戒。

他仔細打量眼前的金髮男性，這一摔顯然讓他頭暈腦脹，就算西瑟羅走近，仍蜷著身子躺在地，遲遲未回過神來，頭髮上還纏了幾片樹葉。

要不是國王開口，席風鐵定將他視為刺客，還是最驚腳的那種。

「拉斐爾，你沒事吧？」

在西瑟羅慈愛的呼喚聲中，連名字都與大天使同名的少年抬起頭來，勉強擠出微笑應了聲「沒事」，深金近似淺褐的微翹短髮輕輕搖晃，在陽光的照耀下宛如鋪上一層淡淡的金粉，格外燦爛耀眼。

但更讓席風訝異的是，那張比想像中更年輕的臉龐，不知為何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……

尤其是那雙恍如蒙上朝露的大眼睛，不但水潤得足以勾起他人的憐愛之心，還是罕見的藍紫色。

他見過這雙眼睛。

席風難以置信的凝視著少年，可就算他擁有過目不忘的識人能力，也想不起在哪見過對方。

「請問……」察覺了他的視線，名為拉斐爾的少年在與他四目相對時，也露出錯愕的表情。「你、你認識我嗎？」

就在他考慮該如何回答時，微小卻清晰的貓叫聲自少年懷中傳來，一張毛茸茸的小臉也跟著鑽出來。

見狀，西瑟羅了然於心的微笑。「真是的，我正想問你怎麼會從樹上摔下來呢！看來牠就是原因吧？」

「嗯……」拉斐爾困窘的點點頭，手指溫柔的撫摸小貓灰色的皮毛，看得出牠本來應該是隻小白貓，也許是在外流浪才弄成這副德行。「我知道您吩咐我在這裡等，可是……我一直聽見牠的叫聲，發現牠困在樹上下不來……我看四周沒人，就上去救牠了。」

席風瞄了古樹一眼。說真的，比起小白貓，他更訝異這名少年是如何爬上那麼高的樹梢。

「起初牠很害怕，一直躲我。後來有隻烏鴉攻擊牠，牠嚇得不敢動，我就趁機抱住牠，本來要帶牠飛下來，沒想到那隻烏鴉在我的後腦勺狠狠啄了一口，然後我就……就不小心……」

「等等，陛下，請恕我無禮。」席風再也無法對這荒謬的言論保持沉默。這少年該不是腦袋有問題吧，竟然自稱要帶著貓「飛」下樹？

他的戒心愈加濃重，蹙起眉心，冷漠的盯著拉斐爾，更悄悄地移動到適合保護國王的位置。

「請問這位是哪個國家的賓客？為何會揹著假翅膀出現在宮裡，這似乎於禮不合。」

「席風，我想你誤會了。他背上可是貨真價實的翅膀喔！」

西瑟羅雖然面帶微笑，但語氣認真得不像在說笑，成為注目焦點的拉斐爾也有些不好意思的垂下視線，偏偏那雙詭異的翅膀仍未收攏，在他身後輕輕煽動，看似柔軟的羽毛散發出繽紛的光澤。

席風這才發覺，這對翅膀有如雨後彩虹，交織了七種美麗的顏色。

即使他自認見識過不少大風大浪，一時間也不知該作何反應。

他效忠的君主主要他相信這世界上有人背上長翅膀，如果不是他瘋了，就是他的國王生病了。這兩種結論他都不樂見。

儘管內心震驚，席風表面上仍力持鎮定，緊盯著拉斐爾背後的羽翼，想找出這對贗品的破綻。

「我想你還需要點時間接受現實，我就先替你們互相介紹一下吧！」見他一時回不了神，西瑟羅轉為望向少年。「拉斐爾，他就是我們沙邁因第一軍團的指揮官——席風·索迪爾。」

拉斐爾以水晶般透亮的藍紫色大眼睛悄悄打量他，應了聲，「是。」

「席風，這位是療癒天使拉斐爾，是你的守護天使。」

「守護天使？」金棕色的雙眸迸射出凌厲光芒，席風強忍住胸口燃起的怒火，看也不看被稱為「療癒天使」的少年，冷言道：「陛下，很抱歉我失態了，可是這……」他本來是想說「這玩笑太過火了」，不過西瑟羅率先打斷他。

「我們本來是想等你做好心理準備再開口的，誰知道被這小東西給攪了局。」西瑟羅伸出手逗弄小白貓，但小貓掙扎了幾下，就從拉斐爾懷中掙脫，鑽進樹叢裡不見了。

一瞬間，金髮少年臉上閃過些許遺憾。

「別擔心，拉斐爾，等會我會吩咐侍女們去找牠。」

「是嗎？太好了。」隨著愉快心情鼓動羽翼，拉斐爾像個純真的孩子般笑了。望著他燦爛的笑靨和微笑時露出的兔牙，這一瞬間，席風竟感覺到一陣和煦的冬陽灑落心底，令人悸動不已，也狠狠揪了他的胸口一把。

這似曾相識的痛楚…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儘管如此，他仍無法相信對方就是天使，只能將眼光轉向自己的君主，期待對方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
西瑟羅卻不動聲色，繼續和身旁的少年說話。「小東西就交給我們來照料吧！倒是拉斐爾，你剛才從樹上摔下來，得先治療自己的傷。」

「這點小傷不礙事啦！」

「但也不能放著不管啊！你的手臂都是擦傷，這樣一來，我又要被『他』調侃了，說我竟然讓他的么弟受傷。」

「不……是我自己不好。」拉斐爾搖搖頭，接著揚起右手，覆上左臂的大片擦傷。下一刻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了。

他的掌中泛起一陣金光，明亮卻不刺眼，並且逐漸在掌心蓄積，化為圓融而溫暖的光環。更神奇的是，當光環緩緩退去，原本在少年左臂上的傷口竟消失不見，完好無缺的肌膚彷彿從未有過任何損傷。

將一切看在眼裡的席風，就算再怎麼冷靜，也不免為之震驚。

「席風，我知道你無法理解我們的信仰。」儘管席風表面鎮定，西瑟羅仍發覺他已經動搖。「你有權利不接受，但至少該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在你眼前現身的，確實是來自天上樂園的神之使者。」

席風無法回答。莫非為了讓他相信神蹟的存在，國王刻意要這個少年在他面前治療傷勢？讓他相信……這世界上真有天使？

不，這是不可能的！

這鐵定是某種把戲，少年應該是哪來的特技演員或是魔術師，翅膀是假的、剛才的傷八成也是假的，但他不明白國王為何要與這人聯手戲弄他。

「其實按照天使戒律，除了你，他不該讓非守護對象的人發現他的存在。」西瑟羅繼續說服。「不過這次情況特殊，加上我的身分也很特殊，才破例由我將他引見給你。」

「情況特殊？」席風眼中逐漸燃起憤怒的色彩。

難道國王真的以為他會被這些把戲唬住，相信天使這種怪力亂神的東西真的存在？這太誇張了，戲弄人也要有個限度！

可礙於身分，他無法怒吼他的君主別再胡言亂語。只能忍著這一口氣，卻讓憤怒壓在心底，越燒越煩悶。

「雖然天使們無法明確的告訴我，但我感覺得到……我想近期內，沙邁因即將發生足以撼動全國的大事。」年邁國王的語氣越顯沉重。「不光是我國，這一動可能牽連好幾個國家，否則祂們不會特地派拉斐爾來協助你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可否請這位所謂的神之使者，為我們解釋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大事？」

聽出他話中的敵意與質疑，拉斐爾也不禁嚴肅起來。「天使不能直接干涉人間的事務，也不能過度透露已知的事情。」

「要是不能干涉我們，你又為何而來？」席風嗤之以鼻。益發認定這只是一場騙局。

「我們是守護者、指導者，不是你們的主宰者，我們可以協助人類，但最終的決定必須由你們自行判斷。」

自行判斷？真是冠冕堂皇的藉口！

不知道是少年的演技太逼真，還是過去種種在此刻浮現眼前，席風忍不住想起從不給過他任何幫助的信仰與祈禱，一認真起來，反駁的話語也更加尖酸苛刻。

「好個自行判斷，換言之，你們只要動動嘴巴，是死是活都由我們自己負責？」

「席風！不得無禮！」西瑟羅低聲喝斥，「數千年前，由於人類不敵誘惑才會從樂園被放逐。這是我們的原罪，也是我們天生的缺憾，天使就是為了協助我們彌平這個缺憾而來，但拉斐爾說的對，我們擁有自由意志，必須由自己來創造自己

的人生，不該由祂們主宰我們的靈魂。」

「原罪？」席風嗤之以鼻。他向來不齒命運之說，他本以為他的君主應該清楚這一點，可如今卻要拿這點來說服自己嗎？

「那麼所謂的神又為何要把人類造得如此不完美呢？這一切不都是祂自導自演的嗎？」

「不准你詆毀父親！」一直語氣溫和的少年臉色一變，雙翼也隨之激動的綻放開來，原本繽紛美麗的虹色霎時迸射出驚人光采。

那一瞬間，席風幾乎要對這美麗的翅膀信以為真，但他的理智嚇阻了他，提醒他不該被這可恨的魔術師欺瞞。

可他的君王卻連忙安撫少年，同時以眼神示意他適可而止。

看來國王已經被這魔術師蠱惑，對他假冒的身分信以為真。席風想，肯定是如此，否則知道他不信神的國王怎麼可能突然跟他說起這些荒唐的事。

沙邁因是著名的天主教國家，國王的虔誠眾所周知，以前也發生過貪圖名利的騙子自稱先知，妄想接近國王的事。雖然不知道這冒充天使的少年從哪來，但顯然騙術高超，竟連國王都上當受騙，但他可不會任由這傢伙為所欲為！

見席風沉默不語，西瑟羅忍不住再勸，「或許以我們的智慧，暫時無法理解祂的用意，我信奉了祂一輩子，但就連我也無法參透祂所做的每一個安排，可是我希望你明白，我們確實是受到上天看顧的，拉斐爾就是最好的證明。」

「那這證明也太微弱了，連隻烏鴉都抵擋不了。」席風冷冷說道。

聞言，怒不可抑的天使安靜了下來，藍紫色雙眸閃過受傷的神情。他委屈的模樣讓席風心口一窒，不過他很快忽視這異常的反應。

「抱歉我說了無禮的話，不過這是事實。如果他真是天使，就應該看得出我毫無信仰，並不需要、也不值得他看顧。」

「不是這樣的。」西瑟羅感慨似的說道：「神和祂的使者會看顧信奉祂的人，但並不代表你就沒有守護的價值。」

「不管祂怎麼安排，對我來說都毫無意義。」

因為更重要的是，這世上根本沒有神或天使的存在。

在十歲之前，他和其他同樣一出生就沒有父母的孤兒們在街上乞討，隨著年齡增長，他們學會說謊、詐騙、偷竊……一個孩子所能犯下的罪，他幾乎全都做過了，只為了讓自己活下去。

直到他遇到養父，那耿直強壯的軍人將他從地獄中拯救出來，教導他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，也教他明白自己的價值，在軍隊裡找到歸屬。但這樣的人，也在他眼前喪命。

如果神和天使真的會守護人們，就不該奪走他在這世上僅剩的親人，更不該奪走一生為國家犧牲奉獻的將領；如果神和天使真的有慈愛之心，就不該讓為國家奮戰的士兵們慘死戰場，讓他們的親人痛不欲生，也讓他多次失去摯友。

因此，事實是——祂們根本不存在。

信仰是無用的，命運也全是謊言，真正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。

在養父於面前因公犧牲那一刻，他就清楚的認知到這項真理。
這造就了今日的他。靠一己之力成為堂堂的第一軍團指揮官，而不是靠祈禱或求助！

「席風……」西瑟羅還想勸說，可席風卻打斷了他。

「陛下，指揮官會議的時間到了，請容我先行告退。」

雖然知道自己的行為失禮至極，但他的忍耐已到達臨界點。

西瑟羅也明白一時半刻無法改變席風的想法，只能無奈的擺擺手。

一獲得允許，席風立刻行禮，頭也不回的大步離去。

在與拉斐爾錯身而過之際，他可以明顯感覺到少年的沮喪，甚至連他都感到些許不忍……

可這就是對方演技的破綻。

要是貨真價實的天使，就不該有情緒波動。

人們所崇敬的天使，理當高高在上、聖潔無慾，不會為一隻小貓糗態百出、不會激動的駁斥他，更不會被他的冷言冷語刺傷。

何況要真那麼有本事，少年現在應該已經奪取他的性命或令他慘死當場，就像對待他重視的人們一樣。

因此，席風更堅信今天所遭遇的不過是一場惡劣的騙局。如果這只是國王和他開的一個玩笑就罷了，他不會追究，但也不想再與他們有所糾纏。

年輕將領此時已隱約察覺到，這不會是他最後一次見到「拉斐爾」。

第二章

「敬禮！」

在宏亮的口令聲中，席風踏進會議室，挺直站立在長型會議桌旁的將領們，紛紛向他行禮致敬。

這是第一軍團每週一次的軍情彙報，來自各師旅的將領們齊聚一堂，聽取重要報告。

「各位請坐。」席風舉手示意他們坐下後，會議就此開始。

距離上次那場鬧劇已經一個多禮拜了，參加完國慶典禮，他就率領第一軍團回到位於南方山區的駐紮地，全心投入增強戰力及防衛的部署工作，也更嚴格的操練各級士兵和將領。

起初，他以為那天發生的事情沒那麼簡單就結束，但或許是忙於國事，國王在他率軍離開首都前，都未再召見過他，自然，他也沒有再見到那名金髮少年。

可說也奇怪，他竟不時會想起那個謊稱自己是天使、與療癒天使同名的少年。

出於好奇，他試著找來些有關拉斐爾的文獻，傳說中療癒天使還有另一個稱號——「永不流淚的天使」。

拉斐爾是頗具盛名的七大天使之一，他受世人推崇的原因，不僅是他代表醫生與治癒的形象，還有他溫柔仁慈的個性，以及對人類的憐憫。

如此善良的療癒天使之所以不曾流淚，是因為他都以積極態度面對困境，從不放棄任何希望。因此拉斐爾現身的畫作中，永遠都以親切的微笑示人，不曾露出悲

傷的表情。

永不流淚的天使……席風腦中不禁浮現那個笑起來如陽光般燦爛，還會露出小兔牙的少年，彷彿從未見識過黑暗、不知悲傷為何物般的純潔。

單就這一點，少年和天使拉斐爾的形象倒是挺吻合的。

不過久而久之，他也將少年淡忘了。因為他更在意國王所擔憂的巨大震盪，畢竟自他追隨西瑟羅以來，國王多次憑著他所謂的「預感」，帶領國家平安度過幾次天災人禍。對席風而言，他認為這是國王的睿智以及洞燭先機的本領，所謂預感只是種說法。

就算他對這場鬧劇深感不悅，可西瑟羅是他唯一效忠的君王。

養父去世後，西瑟羅不但將他視如己出，教育他、栽培他，數次力排眾議，提拔他這個沒有任何身分背景的孤兒，還曾在戰場上救過他一命。

那已是十年前的陳年往事，是他還年少輕狂時的失誤，但西瑟羅施予他的恩惠，是他就算犧牲性命也報答不完的。

因此，他必須為可能面臨的危機做好萬全準備。

「……據報，第二軍團近日也積極的訓練士兵，並且申請了不少槍械之類的輕兵器。」

「喔？第二軍團嗎？」席風以修長的指尖輕敲桌面，問：「是國慶日之後開始的嗎？」

「不，根據我們派出的偵察兵回報，從國慶日前就開始了。」

「看來不是為了與我們抗衡才展開的操練計畫。」

自從得知國內局勢即將產生動盪，席風便要求情報中心不只要探查國外的情勢，也得掌握其他軍團的動向。

由第一王子奧立菲爾率領的第二軍團，長期駐守在鄰國馬可諾姆的邊界。

馬可諾姆是沙邁因王國交情最好的同盟國，甚至不久前，沙邁因的第二王子還與馬可諾姆的小公主訂下婚約，兩國的關係密不可分。

不過這只是表面上的友好，過去兩國曾為了爭奪領地發生一段血腥戰爭，後來雖然締約停戰，但那道不可抹滅的裂痕已然產生，導致兩國至今的關係仍保持著微妙的平衡。

「那就繼續觀察吧！第三軍團呢？」

「他們仍在持續招募新兵……」

負責情報的將領繼續報告探查結果。當兵器庫將武器的分配情形也說明完畢後，會議的最後由後勤單位報告糧食、用水和醫藥補給的狀況。

「最後……遞補蘇利亞醫生的新軍醫已經完成報到手續，現在也在醫護室執勤了。」

「這次遞補得很快嘛！」體格壯碩的副指揮官亞堤，以和外表同樣豪邁的口氣笑道：「以前我們光申請個藥品都要三催四請才會下來，看來卡隆伯爵終於良心發現啦！」

或許是彙報時間接近尾聲，其他將領們也放鬆心情笑出聲來。

「算了，那種人哪有什麼良心，說不定那個軍醫給了他什麼好處。」

「有可能喔！」

「好了，這個話題到此為止。」席風不喜歡卡隆，更討厭這名總理大臣總藉故刁難他們的申請，卻也不願下屬們當眾批評他，以免養成對立的風氣。「如果沒有其他事要報告的話，今天的彙報……」

正當他準備宣布散會，一名士兵敲門進入會議室，在他耳畔報告有幾名士兵在訓練中倒下，已送進醫護室接受治療。

一聽倒下的士兵來自最先開始採用新制特訓的第一旅，席風也將此事告訴在場的旅長。

「抱歉，是我沒有善盡監督責任。」第一旅旅長惶恐的道歉，表情煞是不安。軍團裡每個人都知道，第一軍團所招募的士兵全都經過嚴格的體能檢測，在訓練當中倒下的人想必沒有做好自我管理，而非訓練方式的問題。這對待待人待己都很嚴厲的指揮官來說，是難以容忍的過錯。

然而，席風並未因此發怒。畢竟現在只聽到結果，而造成的原因仍不清楚，況且新訓制度才剛開始實行，一切都還有調整空間。

他擺了擺手。「你先回去了解一下情形，等會議結束，我再過去探望他們。」

「是！」第一旅旅長行禮告退。這次的軍情彙報在短暫討論有關新制特訓實施的情形後，也宣告結束了。

會議一結束，席風立刻在亞堤的陪伴下前往醫護室。

第一旅是第一批採用新制特訓的隊伍，相當具有指標性意義，如果僅有一名士兵出狀況，他會認定是該名士兵的問題，不過要是好幾名士兵倒下，代表訓練方式應該做些調整。

一行人來到設置於營地北方的醫護室。

室內相當安靜，出事的士兵們大都躺在病床上休息，一見到長官前來探視，紛紛起身行禮，但席風只是揮揮手，吩咐他們躺下休息。

已先來探視下屬的旅長，則快步上前迎接他們。「長官好。」

「他們的情況如何？」

「暫時沒有大礙，最近軍醫長請假，由新來的醫生為他們處理，他說這段期間他們得休息、多補充些水分，也已經替他們打了點滴，等點滴打完再休息一陣子，就可以回去隊裡了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雖然席風表面上態度冷淡，但心中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了。

「我們新來的醫生咧？」提出疑問的是亞堤，他轉動粗壯的脖子四處張望。「他人到哪去了？我還想說順便見見他呢！」

「他看這裡暫時沒問題了，就先去醫藥庫盤點。提起那位新醫生，我剛見到他還以為他是實習醫生呢！看起來好年輕，長相也很……應該說是可愛吧！總之怎麼看都不像是會當軍醫的人。」

聞言，席風心頭閃過不祥的預感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預感從何而來。

「不過他的醫術很高明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，也很有耐心，我看那幾個小夥子光

聽他噓寒問暖，身體就好了一大半啦！」

「哈哈！可以理解、可以理解！」個性爽朗的亞堤跟著大笑出聲。「畢竟軍隊裡都是些臭男人，難得有個白白淨淨的年輕醫生來，就算不及美人勞軍的效果，至少也能保養眼睛吧！」

「亞堤。」席風低聲制止副官過於離題的發言，繼續詢問旅長。「所以照醫生的意思，他們之所以在訓練中倒下，是因為水分補充不足嗎？」

「當然不光是水分補充的問題，如果你們持續這種錯誤的訓練方式，就會持續把人送進醫護室。」然而，搶先替他解惑的是另一道似曾相識的嗓音。

席風循著聲音來源轉過頭去，身後穿著醫生白袍的少年，正一臉嚴肅的凝視著他。

「你的士兵們在訓練中倒下並不只是缺水的關係，而是連日累積的疲勞沒有得到充分恢復，讓他們的身體發出警訊，不是他們沒做好自我管理，也不是他們不夠堅強，該檢討的是你的訓練方式。」

蓬鬆微翹的金髮、罕見的藍紫色大眼睛，搭配可愛的娃娃臉，要不是白袍上別著軍醫徽章，一般人的確會將他視為學生或實習醫生。

但席風很清楚，對方可不是軍醫。

「是你？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指揮官，您認識拉斐爾醫生嗎？」

席風對旅長的問題充耳不聞，只是對拉斐爾冷眼相待。「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工作啊！我是國王直接任命的第一軍團軍醫，當然是來就任的。」

拉斐爾指著牆上蓋有國王印鑑的派令，席風頓時怒火中燒。

這可恨的魔術師居然利用國王混進軍營裡來！這傢伙究竟把軍營和神聖的醫護工作當成什麼了！

可他亮出國王這個後盾，席風根本無法當眾人的面揭穿他。

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拉斐爾醫生好好談談今後的『工作』！」不等拉斐爾回應，席風不由分說的拽住他的手腕，將他帶往裡面的辦公室。

而拉斐爾也沒有打算掙扎，彷彿就在等這一刻。

「指揮官？」亞堤不懂長官為何臉色驟變，趕緊上前關心，卻被席風喝退。

「我和他單獨談談就好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退下。」冷冷吐出最後兩個字，他在副官面前甩上門。

密閉的空間裡轉眼只剩兩人，席風瞪視著眼前的少年，好幾次壓抑胸中的怒氣，才能冷靜開口。

「你這樣對我緊追不捨，到底有什麼企圖？」若是想圖利，為何不待在王宮裡就好，偏偏要到這邊境的軍營來？席風對此不解，但隨即又想到，這少年該不是真以他為目標？

可是為什麼？在憤怒之餘，他也不得不疑惑。

「我是你的守護天使，待在最靠近你的地方守護你，又有什麼不對？」

聽拉斐爾一副理所當然的這麼說，他不耐煩的提高音量。

「夠了！這種荒謬的謊言你騙得過國王，騙不過我！快點老實說你假裝天使，現在又混進軍中想幹什麼？！我事先警告你，我絕不會容忍有人假冒軍醫，害我的士兵出事！」

「我不是假扮天使，當天你已經看到我的翅膀了，也親眼見過我治療自己的傷，為什麼你還是不肯相信呢？我曾在天使軍團擔任醫生，來到人界時的身分也是醫生，我絕對有足夠的專業知能照顧你的士兵。」被說得像個騙子似的不堪，饒是好脾氣的拉斐爾也忿忿反駁。

「天使軍團？人界？」席風冷哼，「你的謊言編得還挺周全的，像真有那麼一回事。但你以為耍點魔術之類的小把戲就能騙倒我嗎？太可笑了！」

「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也該相信你的國王，他沒有理由欺騙你，更不會找個假醫生來傷害你的士兵。」

席風聞言一怔，沉默了。

他明白國王不會看輕士兵的生命，在他們亟需醫療人才時隨便找個假醫生取代。況且剛才旅長也說了，拉斐爾幫那些士兵看過診，也打了點滴，足以證明他至少有醫療經驗……但這些都不足以消弭席風的質疑。

如果拉斐爾真是騙子，他乾脆將計就計，留他下來以拆穿假天使的真面目，也好避免少年若心懷不軌，就近監視也能不讓他在國王面前興風作浪。

「就算你是有醫生執照的魔術師，那又怎樣？」席風冷哼了一聲，宛如要施予壓迫感般，逐步逼近拉斐爾。「搗了副假翅膀、用點魔術假裝受傷再治好，就想冒充天使招搖撞騙，你圖的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我不圖什麼，只是在盡身為你守護天使的職責。」拉斐爾沒有被他的氣勢壓倒，水晶般美麗的瞳孔直視著他，平靜而睿智。「就算現在你只願意承認我作為醫生的身分，但遲早有一天你會明白我所言不虛。」

第一次見到有人能直視自己的眼而不動搖，對方眼神中的平穩安寧彷彿無邊無際一樣，是不知累積了多久的深刻，讓人望著就感覺心神平靜。

那瞬間，席風彷彿被那具有寬廣包容力的目光擁抱，不由自主地覺得眼前的少年好像活了很久、很久、很久……久到歷經戰亂、世事紛擾，可他依然一如既往的以同樣的平穩目光和溫柔微笑佇立世間，就像……

年輕將領猛然驚醒！

意識到自己剛才恍惚間產生的念頭，席風驚疑之下產生的是震怒。自己剛才竟差點被這少年給唬住了！

「那就請容我提醒你……」席風一把揪住拉斐爾的衣領，冷不防將他朝自己拉近。「好好記住自己的身分是醫生，不是帶兵打仗的將領，訓練的事還容不得你插嘴。」

少年原先的氣質突然一掃而空，換上了他們初次見面時的純真困惑。

「問題是你根本不懂……」拉斐爾還想說些什麼，席風卻驀地一甩手將他推開。他一時失去重心，差點摔倒，只能趕緊扶住辦公桌穩住自己的腳步。

見狀，席風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。「好了，今日的談話到此為止，你該回到崗位上去了，拉斐爾『醫生』。」

「等等！我們話還沒說完……」

不理會拉斐爾的抗議，席風打開辦公室大門，向守候在門外的副官抬了抬下顎。

「亞堤，我們該走了。」

接著不等詫異的副官回神，就大步往醫護室門口走。

「等……席風！你給我站住！」匆忙追出來的拉斐爾氣急之下，大聲叫了他的名字。

「拉斐爾醫生，請你尊稱我一聲指揮官。」席風停下腳步面對追來的人，以傲慢姿態睥睨比自己矮上一顆頭的醫生。「別忘了，我是這裡官階最高的長官，要是你不肯服從命令，不管你是國王還是上帝派來的，我照樣會把你攆出去！」

「……你！」不待拉斐爾開口，席風已轉身離去。

而夾在他們中間的亞堤煞是為難，最後只能向拉斐爾禮貌性的點點頭，趕緊跟上長官的腳步。

望著兩人離去的背影，被留下的拉斐爾只能獨自懊惱，揉亂一頭原本就不甚聽話的金髮，不悅的嘟囔。「真是的，怎麼會有這種人！」

走回辦公室，在自己的桌前坐下。因為關起門來的辦公室沒有旁人，拉斐爾忍不住舒展羽翼。含著七彩光芒的翅膀如光點般在他身後顯形，像伸懶腰一樣大大伸展開來，抖落一室璀璨光芒。

拉斐爾感覺鬱悶時偶爾喜歡做這樣的動作讓自己放鬆，不過幾千年來，真正能讓他——療癒天使拉斐爾感到煩悶的事情可不多。

而現在正有一件如此棘手的任務擺在他眼前。

固執、冷漠、一意孤行、剛愎自用……

這是拉斐爾對「席風·索迪爾」所下的評論。身為大天使的他，以往所守護的對象都是信仰堅貞的信徒，全心全意仰慕父親，並虛心感激地接受他的協助。

可這一次……

「大哥還真是給我出了個難題……」

雖然他的大哥——天使長米迦勒很久沒有為他安排守護對象了，但他怎麼也沒想久違的任務竟然如此麻煩。

要他守護活在殺戮中又毫無信仰的軍人。

——就如同我全心信奉天父，我相信米迦勒做出這樣的安排，一定也有其道理。

當日在聖殿花苑，西瑟羅慈愛的摸摸他蓬鬆的短髮，撫慰他沮喪的心情。

——席風這孩子本性不壞，只是身為軍人，習慣對別人保持強烈的防衛心，有時說話也過於直接，其實他沒有惡意。加上他過去遭遇的事情……讓他拒絕接受你們的用心。別擔心，總有一天他會理解的。

即使拉斐爾心中理解，但正因為對方說話直接，責備自己表現髒腳的部分也是不爭的事實，他才更加沮喪。

不同於其他率領天使軍團的兄長們，象徵療癒的他鮮少有戰鬥機會，身手本來就

不是他的強項，況且這個小小弱點從來都不曾妨礙他執行任務。

因為守護天使不見得需要在守護對象面前現身。

大部分狀況下，他們僅以聲音提供指引，尤其能擁有天使守護的人都是虔誠信徒，對他們的指引與諫言都是深信不疑、仔細聆聽。

但席風並無信仰。米迦勒指派任務時，就提醒過他這一點，也說席風應該不會聆聽他的聲音。

——他八成只會當自己出現幻聽或心理疾病吧。

當時這麼笑著說的米迦勒遂允許他長期以真身滯留人間，通常這是執行特殊任務的天使才有此權限。

大哥還特別請由他所守護的國王西瑟羅將自己引見給席風。

可惜就連初次會面也如同米迦勒所預料的，席風徹底拒絕了他。

他還記得西瑟羅向米迦勒轉述他們完全失敗的第一次接觸過程，再說到自己有多沮喪時，大哥俊美絕塵的嘴角勾起微笑，以一貫的優雅語調說：「像他這種固執的無神論者，這種反應也在預料之內。他八成會想眼不見為淨，但他躲得越遠，你就逼得越緊，纏著他。」

雖然大哥當時的笑容總讓拉斐爾覺得他是看好戲的成分居多，但也沒有其他方法的他，最後還是在西瑟羅的協助下，以軍醫的身分進入第一軍團。

不過到目前為止，他的守護對象還是拒他於千里之外……

另外令拉斐爾感到困惑的是，除了幾百年才有可能受命一位的先知，沒有人類能與天使對視。

雖然他在人界現身時被封印了不少力量，可潛藏在靈魂深處的本質卻不會改變，區區不過幾十年壽命的人類光承受他的直視都會感到巨大的壓迫……而他的確感覺到一開始席風的動搖，但為什麼他後來卻又恢復正常了呢？

想起初見時，看到那男人的瞬間湧上的陌生感觸，拉斐爾心中疑慮漸生……那是融合了懷念、愉快和痛苦的複雜感受，讓他無所適從……

突然，門外傳來敲門聲。

金髮天使立刻收起翅膀，從原本隨性的靠坐姿勢改為挺直背脊。

「請進。」

進來的是第一旅的旅長，顯然他在病床區聽到了他和席風的衝突。

「拉斐爾醫生，請您不要生氣。指揮官並不是個差勁的長官，他也說過現在的訓練內容還有調整空間，我相信他會做適度的調整，只是在下屬面前他不能鬆口，不然會影響他的權威。」

「我可以理解他的立場，但是……」

他不滿的是對方冰冷到近乎漠然的態度，彷彿將他視為極礙眼的存在，只知道一味抗拒。

不知為何，席風冷漠的態度格外令他難受。

他下意識握緊胸口的項鍊墜飾，好從中獲得一些平靜。

這鑲嵌著金色琉璃的戒指，是三哥——正義天使烏列送給他的禮物，在半透明的

琉璃間懸浮了一把鑰匙，乍看之下有如直視人心的金色瞳孔，銳利、清透，卻美得令人屏息，讓他一見傾心。

可惜戒圍對他來說太大了，無法戴在手上，只好以銀鍊條掛在胸前。

每當感到沮喪或困惑時，只要注視這只琉璃戒指，就彷彿被那清澈的金色光芒注視，心情也會變得安穩。

漸漸的，拉斐爾不再覺得沮喪了。

在他前來赴任時，為他送行的西瑟羅曾說：「我從米迦勒口中認識的你，總是越挫越勇的，不是嗎？」

越挫越勇，這是他用來鼓勵自己的目標，也是大哥對他的期許。如同人類無法選擇他的守護天使，天使也無法選擇守護的對象。

他可不能因為這點挫折就垂頭喪氣。

無論自己的守護對象是誰，都要盡全力完成大哥交付給他的任務。這一次也是，他會竭盡所能的協助席風，幫助沙邁因王國度過難關。

「我不會被打敗的……」

「嗯？您說什麼？」沒聽清他的低語，旅長困惑的問。

拉斐爾微笑著搖頭，說聲「沒什麼」，已暗自下定決心。

他要堅守崗位，努力投入醫生工作，希望有一天能夠打動他的守護對象，接受他這位守護天使。

然而，相對於他的決心，與副官一同回到指揮中心的席風，則是陷入天人交戰中。他開始思忖留下假天使是否為正確的決定，雖然他的出發點是想反制這名騙子，又怕如此一來反而順了拉斐爾的意……

「的確很可愛呢！」

身旁突如其來的感嘆聲，令席風蹙起眉心。「你說誰可愛？」

「當然是拉斐爾醫生啊！」比起總是抬頭挺胸、英姿挺拔的席風，亞堤隨性的伸了個懶腰。身為同時加入軍隊的袍澤，私下的時候，兩人的相處比較像朋友而非上下屬。

「他的眼睛還真漂亮，說是藍色也不對，好像更接近紫色……反正顏色很奇特，倒是他那頭東翹西翹的頭髮呀……到底該說是邋邋，還是天真率性呢？不過也很討人喜歡就是了。」

一提起拉斐爾的外貌，亞堤竟然越說越興奮。

「你說夠了沒？」席風冷冷打斷他。不知為何，他就是不喜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拉斐爾，尤其是描述對方有多可愛。「他是醫生，不是來勞軍的偶像明星。」

「我知道啦！算是我失言了……話說回來，他還真是表裡不一啊！外表像個小男孩一樣，卻有膽子敢跟你當面對槓，還挺新鮮的。」

「你分明是在旁邊看好戲吧！」

「因為難得有人敢跟你吵架嘛！連我都曾經被你瞪得渾身打冷顫咧！這個醫生絕不是普通人。」

席風無法回答這個問題。因為他自己也無法確定拉斐爾的身分。
現在，他雖對拉斐爾當眾數落自己感到不悅，但軍隊確實需要這位醫生。
是以，他姑且讓拉斐爾留在第一軍團擔任軍醫，不過他會暗中觀察對方。
他也相信只要自己不理會對方那些亂七八糟的言論，久而久之，等拉斐爾發現再怎麼糾纏他都是徒勞時，就會自動離開了。
不過，一旦對方有可疑的行為，他也會毫不猶豫的趕人。
下定決心後，席風整理了下硬挺的軍服領口，踏進辦公室，準備迎接日常的一天。
他不會讓這個天使影響他的生活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，連第三軍團也開始操練新招募來的士兵嗎？」
距離上次聽到第二軍團正在積極整軍後的第三天，席風從情報中心的將領口中得知這個消息。
由於還沒到每週例行的軍情彙報，但情報中心認為這是重要的消息，因而直接向席風報告。
聞訊，席風表情變得凝重。「果然，他們也開始了……」
「是想和我們或第二軍團較勁嗎？」亞堤如此揣測。
「的確有可能。不過我有種預感，恐怕不只是想和我們較勁而已，總覺得他在盤算些什麼……否則他不會一下申請那麼多裝甲戰車。」
「而且都獲得卡隆的批准。」一論及這位國王的寵臣，連個性爽朗的亞堤也不禁面露厭惡之色，一同聆聽情報的將領們紛紛點頭贊同。
席風告誡亞堤注意語氣，卻也覺得事有蹊蹺。
第三軍團由國王的兄長麥諾陶領軍，先王還在世時，身為長子的麥諾陶原本是第一順位的王位繼承人，據說因為他個性過於殘暴，在一次戰役中屠殺近千名已投降的敵國士兵，導致失去繼承權，改由西瑟羅登基。
所以最後麥諾陶僅分得位於國土西方的領地，並受封為「星犀王」，表彰他在戰場上的勇猛無畏。
可明白內情的人，都知道這是暗示他需要收斂暴虐的性格，也都知道麥諾陶對先王的決定相當不服，至今仍無法釋懷。
因此，星犀王異常積極地操練士兵、整裝軍備，恐怕比第二軍團更值得戒備。
「哇！」
突如其來的驚呼擾亂了肅穆的氣氛，席風不悅的抽動了下眉角，瞪向發出怪叫的副官，「你在鬼叫什麼？」
「這可不能怪我！誰知道您在屋裡藏了隻兔子，害我差點踩到牠。」
「兔子？！」席風不敢置信的低頭往下看，其他下屬也跟著上前一窺究竟。
果真，一隻灰色的野兔正蜷曲在亞堤的座位下方，眨著黑亮的圓眼睛朝他們瞧。
這一瞬間，席風只想放聲怒吼。「這東西打哪來的！」
「咦？」見長官面色鐵青，亞堤不解的問：「難道不是指揮官養的嗎？」
「當然不是！」冷酷的嗓音摻進一絲憤怒，席風不自覺地提高聲調。「到底是誰

放牠進來的？」

「這……」負責看守的士兵們臉色慘白，其他前來聽報告的將領也面面相覷，擔心是自己進門時一時不察，讓這隻野兔混了進來，而得面臨嚴厲的懲處。

相較於驚惶失措的人類，這隻胖嘟嘟、毛茸茸，像顆大毛球的野兔雖然身為混亂來源，卻自顧自窩在亞堤腳邊，像在嘲笑他們無須大驚小怪。

「連隻野兔都能輕易進指揮官辦公室，到時要是敵人混進來，只怕我們也渾然不覺！」

席風怒聲斥責下屬們，他一向以第一軍團森嚴的軍紀自豪，沒想到竟被隻野兔破了功，心中既懊惱又沮喪。

正當下屬抓起野兔要拎到外面去時，室外卻傳來一陣騷動，隱約還能聽見士兵們的喊叫聲。

「出去看看！」

席風領著部下們快步走出指揮官室，來到發出嘈雜聲的司令台，但眼前的景象令他們愕然呆立在原地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司令台前的操場上，有幾隻山羊正悠哉的啃著草皮，還有隻頂著長角的公山羊在跑道上跑來跑去，而以勇健出名的第一軍團士兵們，則忙著在後頭追捕牠。

「又是兔子、又是山羊……」亞堤喃喃自語的聲音，清楚傳進每位呆若木雞的將領耳裡。「我們第一軍團什麼時候變成動物園了？」

「真是……夠了！」席風忍無可忍的咆哮著，士兵們驚覺長官在旁，個個難掩驚恐的立正行禮。

「指揮官好！」

「你們在做什麼？！連幾隻山羊都搞不定，到時上了戰場，只怕你們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！」

「非常抱歉！」滿頭大汗的士兵們僵直了全身，以眼角餘光瞄著氣定神閒在操場上晃悠的山羊，又氣又無奈。

「牠們到底是從哪來的？怎麼會放任牠們在營區裡亂跑？」

「報告，我們還在查明這些動物的來歷，有人看到牠們是從北面樹林那裡過來的。」

「北面樹林？」席風蹙起英挺的眉心。他們的營區位於山區，的確緊鄰不少樹林，但山裡的動物們不敢靠近，也懂得躲避人類。因此駐紮多年來，從未發生過野生動物跑進軍營的事情。

為什麼牠們會突然跑進營區裡呢？

他的腦海中頓時閃過某人為了保護小白貓從樹上墜落的畫面，也想起A區醫護室就位於北面樹林交界處。

「該不是他……」席風忿忿咬緊了牙，腳步一轉就往A區醫護室的方向走，跟在他身後的亞堤則察覺他的目的地。

「指揮官！難道您要去找拉斐爾醫生？」

「別跟來，這是我和他之間的事情。」席風冷冷丟下一句話，無視於守衛兵的行

禮，猛地推開醫護室大門，力道之大，使得在裡面休息的人全都回頭張望。

「指揮官！等等！」

不理會副官的阻止，席風立刻在某張病床旁發現拉斐爾的身影，而對方一見是他，臉上的親切笑容立刻轉為責備。

兩人幾乎同時怒氣沖沖地走向彼此，又怒氣沖沖地在醫護室正中央交會。

「指揮官，這裡是醫護室，請您保持安靜！」

「醫生，這裡是我的軍營，請你放尊重點！」

同時向對方怒吼，然後花了點時間了解對方向自己表達的話語，最後兩人都沉默不語。

其他人雖然想上前勸阻，但兩人之間散發的拒絕氣息過於強烈，以至於沒人敢靠近。

拉斐爾瞪著來勢洶洶的少將，思考自己究竟做了什麼讓對方覺得不尊重。

席風則是努力平息憤怒的情緒，提醒自己醫護室內不得喧嘩，卻瞥見屋子一角多了隻奇特的生物。

那是一隻連角都還沒長出來的小鹿，正緊張兮兮的盯著他瞧。而其他躺著士兵的病床上，也有幾隻花色罕見的鳥兒棲息在枕邊。這下造成混亂的禍首是誰昭然若揭！

「拉斐爾醫生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被席風以幾乎是從齒縫間迸出的聲音質問，拉斐爾不解的歪歪頭。「你指的是……」

「那些野生動物啊！你是故意把牠們抓來營區放養的嗎？」

「不！不是這樣的，我沒有去抓牠們！是牠們自己靠過來的，我有請牠們回去，但牠們不肯走，而且……」

拉斐爾頓了頓，但最後還是沒有說出另一個原因。

「總之，我擔心牠們的安危，也怕牠們影響到軍隊的正常運作，才把牠們留在這裡。」

「那你更應該看緊那些被你『引來』的野獸，司令台前的草皮都快被那些該死的山羊給啃光了！」

甚至還有隻可恨的兔子滲透進他的指揮官室！

出於自尊心，這點席風忍住沒說。

聞言，年輕醫生藍紫色的雙眸閃過一絲驚慌。「對不起，我沒發現牠們跑出去了，是我不小心……」

「這裡是第一軍團的營地，是訓練士兵的地方，容不得一點失誤，你的一個不小心可能造成嚴重後果！」

「是我不對，不過請相信我，這些動物們都很溫馴，不會傷害人類的。」

「這些草食動物當然傷害不了我的士兵，但牠們的存在會影響軍中氣氛，也會擾亂士兵們的情緒，更別提牠們在營區內走來走去有多礙事。」

「可是很多醫學報告指出，只要運用得當，和動物們相處會帶來極佳的療癒效

果。」提起動物和醫學方面的議題，拉斐爾原本委靡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。「其實你可以換個角度想想，如果士兵多和牠們接觸，不但可以舒緩緊張的情緒，也可以……」

「開什麼玩笑！」席風耐心全失的怒吼著。這傢伙擾亂他的心緒還不夠，還想將他辛苦建立的軍紀破壞殆盡嗎？！

「你要他們抱著動物哭訴自己有多辛苦嗎？荒謬至極！我不在乎這些野獸是否真有什麼療效，要是被宣揚出去，第一軍團的軍威何在？！」

「軍威、軍威……你就只看重這種表面工夫嗎？士兵們的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吧！」

「你不懂就少給我在那邊耍嘴皮子！」席風一把攫住拉斐爾的手臂，將人拖往放置藥品和醫療器具的小型醫藥庫，疼得他忍不住扭動掙扎。

「放手！」

「住口，跟我過來！」

的暖流自洞開的大門湧出，將他包圍、淹沒……

Crescent